



陣綫報

每逢星期三出版，每份五分（本期出版三張）。



若干被捕人士已被正式通知

「政治拘留者實在應該被

在公安法令下拘留一年

認為是民主社會里的異態。當我們覺得不應該批評基於政治理由公正或不公正，需要或者不需拘留這些人的時候，我們或已注意到，不同意當前流行的政治政策和思想並不構成一項反社會的犯罪，因如無需要對這些人採取社會的改造措施。政治犯人，如果確實有任何政治犯的話，應該和一般罪犯分離開來，並給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便。因此，政治拘留者所受到的拘留條件，應該在受限制的範圍內做到盡可能跟平常一樣。他們應該免受刑事的限制和紀律。照我們的意見，只要行政上能夠做到的話，政治拘留者應該被允許所有親戚和朋友們探望。他們應該有完全的自由去組織他們在拘留期間的生活，按照任何他們所喜歡的樣子，同時還應該供給閱讀、書寫、學習、養食和康樂活動的足夠設備。」

這是行動黨政權所委任的一個九人調查委員會在研究了本邦的監獄情況和制度之後，有關政治犯待遇問題所作的一致建議。

向元首呈送這份報告書的監獄調查委員會主席不是別人，正是今天以「反共民族英雄」自居的行動黨要人蒂凡那先生。委員當中，還有追隨蒂凡那路綫而自以為良心還算清白的易潤堂先生。

也許，這段建議之所以寫得如此適合情理和富有人道主義氣味，正是由於那時蒂、易兩位先生曾經從林有福政權的監獄里走出來不很久，對於身

（轉入第三版）

Published by PARISAP SOSIALIS, 336, 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Tel: 25680

命令由王邦文親自簽發，限期十四天內上訴

若干在大逮捕中被捕的人士最近已接獲由新加坡行動黨政權內政部長王邦文簽發的正式拘留令，此外，他們還接到由內政部長簽發的一份上訴通知書，限定可在兩星期內提出反對此項命令的上訴。通知書還寫明了被拘留者在公安法令下所犯的所謂「罪狀」。

被移禁在檳城的新加坡鄉村住民聯合會裕廊分會總務陳海，便是接到這種拘留令的一個。

被移禁在吉隆坡的泛星工聯主席陳德華十四日也接獲同樣的通知。

他們的家屬正在委托律師進行上訴。

據悉，王邦文所下的拘留令是在二月二日簽發的，它指被拘留者「危害馬來亞的安全」和「危害馬來亞的公共秩序」，故依公安法令第三條第一節，由即日起拘留於新加坡樟宜監獄為期一年。

奇怪的是，陳海被捕後並沒有被拘留在新加坡樟宜監獄，而是莫名其妙地被移禁到檳城。

尤其古怪的是，上訴表格須由聯邦政治部主任轉交。

據悉，陳海所面對的所謂「罪狀」這樣寫着

「你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和一九六三年一月的期間內，成為共產黨統一陣綫的一位領導會員，從事顛覆活動，因而危害到馬來亞的安全。」

據悉，陳海和陳德華他們已將有關情形從獄中寫信通知他們的媽媽和家人。

陳海在信里寫道：「真是天曉得，我除參加住聯之活動，別無其他，我之所有活動都是合法的，而且是正義的，怎麼會是顛覆活動？又怎麼會威脅馬來亞的安全呢？」

「我為雪此莫須有的罪名，我認為一定要上訴，只是應否聘請律師代為申辯，請代為考慮。倘有聘請律師，亦請其即速向政府有關當局交涉將我送回其拘留令中所指的新加坡樟宜監獄里，比較方便會見家人。我在檳城監獄中，負責人待我和善，生活如常，請免思念，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安撫媽，叫媽別為我難過，弄壞了身體。」



看到方水雙同志在吉隆坡監獄中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不能不使人憶起行動黨政權一九

六〇年設立的一個叫做「監獄調查委員會」所作的報告。

在這份報告書的第五頁「序言」的部份里，對於政治犯的待遇，曾經有過一段極為漂亮的話。它這樣寫道：

李光耀的心思誰不知？

請讀一下英國通訊員談大逮捕後時局的一則譯

二月九日，在倫敦出版的著名國際性雜誌「經濟學人」刊載了該報駐新加坡特別通訊員的一篇文章，對新加坡的大逮捕，尤其是对李光耀的尊嚴給予了頗有趣味的分析。茲摘其精彩處略為介紹。

奇妙的迴旋

=====

「經濟學人」這篇文章的着眼點，一開始就放在李光耀究竟要不要抓人的問題。它报导了李光耀起初表示他只是勉為其難地接受內部治安委員會在抓人的決定，但後來又毫不猶豫地同意立刻動手，不能再拖延一天。

該通訊員寫道：「是不是不抓人就會有社會秩序的不安呢？然而，看來即使是在抓人之後也不會有騷亂，因為六年來新加坡的那種任性的脾氣已經完全改變了。」

「李光耀這個人的轉變倒是一個奇妙的迴旋——這個曾經宣稱“反殖但不反共”的人，堅持過如不釋放那些華人極端份子就不做政府，但現在他卻扮演了剛剛相反的角色，自願他和決定性地成了三馬黨軍的一個組成份子，把那同一批的冒險人物經過三年的釋放後抓回監獄。」

聰明的拖延

=====

文章指出，李光耀從吉隆坡一回到新加坡便「薄情寡義地」提醒他的社陣對手，就算他們贏得下屆一九六四年的大選，他們也不可能像他在一九五九年大勝時那樣可以釋放犯人。李光耀指出說：「那時候，監牢的鎖匙將會在馬來亞而不在新加坡」。

「這種提醒，強調了馬來亞的東姑，李光耀和婆羅洲地

區的代理人無論如何要在今年八月底成立馬來亞的決心。東姑從來也沒有掩飾過他對李光耀的懷疑，那就是李先生聰明地想把維持安全的行動延緩到大馬之後，這樣也就可以在政治上把責任推給馬來亞。」

抓人是否太早？

=====

文章接着討論到這次行動是否太早的問題。它寫道：「新加坡許多非政界人士私下裡保留批評這種大逮捕是否聰明。有人覺得，即使是需要也未免做得太早，絕大多數的被捕者有了更多的時間來取得烈士的地位，而不致對黨影響到那些帶在的領袖。」

「逮捕行動明顯的基於這樣的警告：即：如果誰以為大逮捕行動已不止暫時挫折頑強匪幫，那將是一種危險的愚想。李光耀慷慨地讓社林清祥獲得自由，條件是放逐到印尼去，這項許諾並沒有被接受。顯然的，林清祥寧願再一次在監獄裡成為烈士，而不會接受對手的這種狡猾的慷慨。」

逮捕有什麼收效？

=====

文章最後這樣寫道：「如果這個島上的顛倒和暴亂成為嚴重的威脅，那麼，無限期的拘留這些前哨人物，既沒有，也不可能清除出一條自願結成馬來亞聯邦的道路。從長遠來說，反對逮捕的激動將會變得使人難堪地強大。李光耀先生自己並不相信去年九月在新

加坡舉行的全民投票會這樣容易通過贊成馬來亞。他驟作劇地玩弄了那次投票，否則他是應該比較公正地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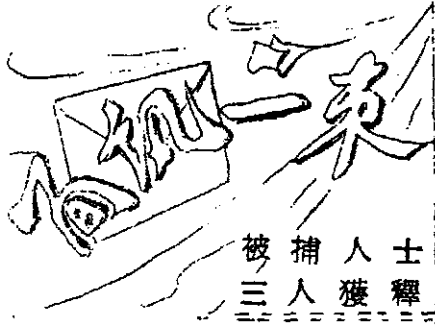
（編者按：這篇通訊是英國人為英國人寫的，它當然避免提到大馬是英國的一項新殖民主義陰謀，同時也避免提到抓入的決定是英國殖民主義者所不能推卸責任的，但它倒是反映了英國統治階級對李光耀政權所懷抱的既同情而又忧虑的眼光與心情。）

訊星工聯 有誰被捕？

正如社陣在這次大逮捕行動中成為殖民地主義者及其傀儡們主要的打擊對象一樣，本邦團結工友最多，組織也最強盛的泛屬各業職工聯合會這次被抓的領導人也是最多的。

該會廿一名中委里被抓去的有八人，此外還有總會的三名受薪人員與其他區組織中堅幹部，茲將名單探誌於下：

1. 陳德華（主席）
2. 多明尼（副主席）
3. 李朝明（財政）
4. 陳一條（中委宣教秘書）
5. 張銘文（中委，第一分會總務）。
6. 吳靜明（中委，第三分會總務）
7. 洪君平（中委，第二分會總務）。
8. 許南星（中委，第四分會主席）
9. 曾梅容（總會受薪職員女工部助理秘書）
10. 蔡壽川（總會受薪職員）
11. 林生益（受薪職員、福利部秘書）。
12. 湯永釗（第二分會組織主任）
13. 謝忠謙（第三分會組織秘書）。
14. 郭巨山（第三分會福利主任）
15. 莫泰熊（廣告業幹事）



美国雜誌如此認為 東南亞公約機構 須包括馬來西亞

「東南亞公約機構的任務需要重新擬定。它不能再繼續成為純粹反共的聯盟。如果要成功的話，它就須要保證整個地區的政治穩定與經濟進步，包括新的馬來西亞在內，以對抗來自任何方面的顛覆。」

這是美國新聞週刊最近所刊載的一篇政治評論所作的主張，文章撰述人叫格里非斯，題目為「注視東南亞的局勢」。

他認為，鑑於未來幾個月的局勢的可能發展，美國可能迫切須要一個足夠廣泛的「安全體系」，以应付從印度洋到南中國海之間的遼闊地區，而「目前手中的唯一工具：東南亞條約機構，在正處於倒閉的危險」。

他談到美國所支掌的南越吳庭炎軍隊的失敗，談到被英國所劃平的汶萊革命，它的火花正四射到整個婆羅洲森林的邊沿，他談美國的強硬支持馬來西亞以及菲律賓與印尼的反对，尤其是關於印尼志願軍向北婆邊境移動的報導。

「在這種情況下」作者說道：「美國有須要採取新的眼光來對待它在東南亞的所作所為」。最好的辦法，便是使東南亞條約機構「重新振作」。

按照作者的意思，所謂重新擬定東南亞公約的任務，原來就是設法把馬來西亞拉進機構里去。

美國人的支持馬來西亞，原來有的是這種算盤！

上星期日（十七號）早上，在被捕人士中有三人已獲釋放。他們是：

1. 沈木寬（鄉村住民聯合會主席）
2. 丁善鑑（全國海員聯合會總務）
3. 吳健德（鄉村人民聯合會會員）

他們獲釋的情形未詳。

據說，丁善鑑是2號早上到工會會所打聽究竟時被捕的，當時警方人員正試圖進入會所逮捕該會秘書何標，但不得其門而入。

吳健德據說是當警方人員搜查多聯三巴旺分會會所時，因他剛巧睡在會所內。

* * *

黃金漢健康欠佳！

=====

被關禁在歐南律監獄的第二届南大毕业生，我党裕廊支部秘書黃金漢曾經告訴他母亲，上星期他被打兩次針，種一次痘，結果身體反而變得更不舒服。

* * *

張銘文母亲伤心

=====

泛星第一分會總務張銘文的母亲，最近探獄時，只見他兒子全身被包起來，看不到臉，只見到兩隻眼睛，連双手也帶上手套。張銘文的母亲探獄後極為伤心

* * *

紀水万沒有床

=====

接第一版 「人民並不善忘」

為政治犯時所受的待遇記憶猶新吧？

但是，現在時過景遷，兩位先生已從殖民主義勢力階下犯，成了依仗殖民主義勢力才能支持政權的統治集團的得力紅員。所以，往日那種還有些人道氣味的話，難怪寫過也就忘了。

把方水双同志關在吉隆坡受折磨的責任，行動黨是不能推卸的。那些目前被關在歐南律監獄和中央警署扣留所的政治扣留者，遭遇也不見得好過林有福政權下的漳宜「自由營」。

我們建議，假如新近被捕的人士在無理受扣留期間，所受的待遇跟殖民主義時代別無二致的話，還是把他媽的一切自治政府的甚么堂皇的紙上計劃和報告書燒掉吧！

也許兩位先生是善忘的，但人民並不善忘，人民會記住一切是非，人民會懂得該給予那些帝國主義走卒和民族罪人怎樣的下場。

我党丹絨巴加支部主席紀水万，據說正被和被抓的私會党徒關在一起，又沒有床供給。紀同志數年前曾患過肺病。（按：我党議員曾要求探獄不被批准）

校友會被搜查

=====

本月十五日，三巴旺西山校友會被政治部人員搜查約一小時，拿去了會議記錄與近千本圖書。

「快訊」由本期起改
自 每星期三出版一次，
以便有足夠時間籌備
事 陣綫報的復刊。